

第四十一次会议逐字记录EC 1 1 1991

UNEP COLLECTION

主席：阿尔普曼先生(副主席)(土耳其)

嗣后：姆罗杰维奇先生(主席)(波兰)

目 录

一 关于国际安全议程项目的一般性辩论、审议决议草案并采取行动(续)

本记录可以更正。
请更正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
在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Distr. GENERAL
A/C.1/46/PV.41
5 December 1991
CHINESE

因主席阿尔普曼先生(土耳其)缺席,副主席主持会议。

下午3点20分开会。

议程项目67和68(续)

就有关国际安全的决议草案进行一般性辩论、审议和采取行动

哈桑先生(苏丹)(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祝贺主席以优秀和非常有效的方式主持了第一委员会的审议工作。他的外交技巧和经验迄今已经带来了成功的结果。苏丹代表团还要向委员会的其他官员和秘书处的成员表示祝贺。

冷战的结束既给联合国带来了机会,也带来了挑战。现在联合国的工作范围进一步扩大,涉及从维持和平到保护环境、从消除化学武器到监督选举、从协调发展援助到控制常规军备的流动。所以此时强调这样一点是很重要的,即不是海湾战争或海湾战争的后果给联合国带来了新的机会,而是冷战的结束给联合国带来了新的机会。海湾战争之所以这样进行是由于冷战的结束。

国际社会正处于人类历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在这个新阶段过程中,过去奉行的许多概念将会改变。我国认为,新的世界秩序意味着从根本上重新考虑战略、军事、经济、社会和人类领域。我们希望变革是积极的,并充满了所有人民的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普遍实现人人享有正义、对所有人应用同一标准并向所有人民提供人的尊严、允许他们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和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最重要的是,本组织应该发挥一个建设性和积极的作用,而不应被当作一个工具来谋取一国或一个国家集团的狭隘利益,也不应背离本组织确保所有人享有正义的原则和目标。

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不应成为发达和军事强国的独有特权。新的世界秩序是每一个国家都应参与的符合小国利益的变化过程。世界命运不应由享有强大经济、工业、技术和军事力量的一组精英国家来决定。我们不应回到老殖民主义的时代去,不管殖民主义如何变换它的外表或它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的技巧。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所有人都是伙伴,有着共同的义务和责任,要确保人类后代能够过上有序

面的生活、享受人类创造力的成果和一个先进文明所带来的幸福,这样一个先进文明的最终目标就是人类的幸福。

我国一直坚持尊重和遵守《宪章》中体现的联合国原则的政策。我国认识到为了使它变为可行的政策,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就必须建立在严格遵守国际法准则和尊重如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等其他原则的基础上。那些原则、连同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对于维护和平与安全具有极大重要性。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落在安理会身上。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内行使否决权妨碍安理会的完全民主运转。否决权将有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定的责任给予只占安理会成员国三分之一的国家,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认为应该取消否决权,安理会的成员国数目应该有所增加。

为了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能够持续下去,我国政府认为有必要执行如建立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域和解散军事集团和联盟等措施。在这方面,我指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在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之后,北约组织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和目的了。

国际社会应该最严格地遵守1970年通过的《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宣言》中的建议事实上能够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必须努力奋斗争取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所有领域执行那些建议。

国际安全与和平不仅仅是军事事务。它们也涉及社会—经济因素。东西方之间的差距得到部分缩小,但同时南北方之间的猜疑和分歧却依然很深。联合国应该更加有效地满足占其成员国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经济危机,尤其是它们的外债的沉重负担阻碍了它们整个经济活动,对于世界稳定具有直接影响。应该找到这个问题的公正和平等的解决办法,这一点非常关键。没有发展,就没有和平。未来的安全世界同基于正义与平等原则基础上的新的国际经济关系结构的创立密切相连。只要贫穷、饥饿和疾病依然在第三世界肆虐,我们就不能侈谈和平。

最后,我愿提及1991年6月8日在亚特兰大召开的由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主持的高级小组讨论会所产生的非常好的结果。在上述讨论过程中,强调指出维护和平与安全要求发展一个由联合国保障的集体安全系统,这样一个系统在适当条件下和《宪章》中规定的规则之下被授予使用武力的专门权利。事实上,创立一个可以信赖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系统不仅涉及对已经发生的危机作出反应,不管这种反应是多么有力。它还需要为维持和平创造条件,需要有预见和防止破坏和平行为的能力。联合国应该具有防御外交和缔造和平的能力,并应拥有行使这种能力的手段。

在这方面,秘书长在其关于1991年联合国工作的年度报告中指出:

“我在前几次年度报告中已再三说明联合国需要什么样的预防性外交。今天的主要问题仍然与以前一样:联合国现在没有一种办法,对可能发生或已冒头的冲突局势保持公正而有效的全球监视。预防性外交的先决条件是具备早期预见的能力,而早期的预见能力则需要有独立及其可靠的数据库。秘书长现在能得到的资料是根本不够的。”(A/46/1,第9页)

因此,我们希望联合国将获得足够的办法,以把“预防性外交”从一句话变成有效的现实,这样我们就能够在基于《宪章》所阐明的和平与正义的原则的可行的世界秩序中生活。

奥布赖恩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我愿代表新西兰就国际安全局势及国际安全项目在本委员会工作中的地位谈几点看法。

据有某种讽刺意义的是,我们竟要等到委员会会议的最后几天才正式审议国际安全的问题。我之所以谨重地使用“正式”一词,是因为安全自然在过去四个星期内一直得到优先审议,委员会一直就其议程上的裁军项目进行辩论并采取行动。

当然,裁军,尤其是核裁军多年来一直成为第一委员会工作的焦点。在这段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中,武器和毁灭工具以令人奇惊的速度积累。全世界尤其是本委员会当时,而且现在继续负有解决这一重要问题的责任。

然而今天更为明显的是,我们的世界局势正在发生变化。在本委员会以及在大

会本届会议各个场所所举行的辩论中,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代表团得以欢迎世界事务中正在出现的巨大变动,正如苏丹代表刚才所指出的那样,我们都正在适应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经历巨大变化的关系、等待已久的中东和平进程的开始以及南部非洲令人欣慰地积极发展所形成的新局势。

从一种重要意义上讲,这些事态发展及相似的其他事态发展,是本组织内外为我们这个世界建立一个更良好和安全的基础所进行的多年努力最终取得的可喜的结局。目前正在出现的事态发展是我们一直为之工作而且联合国也可以部分地引以为荣的事态发展。

但从另一种同样重要的意义上讲,我们正步入不为人知的地步。现在所发生的是国际事务中的一场革命,它将对所有大小国家产生深刻和持久的影响。我并不单单指主要大国之间或某些地区中正在变化中的局势。重要的变化也发生在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中以及我们对诸如环境保护等关键领域的重视之中。

同样明显的是,这些变化已经正在单独地或共同地在世界很多地区对国际安全产生重要影响。过去的规律性正在消失,新的挑战正在形成。

美国和苏联最近宣布的单方面的裁军措施,是对很多国家——尽管不幸的是没有在所有国家——出现的逐渐削减军备的进程的重要贡献。然而,这些措施尽管重要,我们仍面临一种不能把裁军看做是改善我们安全的唯一因素的状态。

正在变化的世界状况突出了其他机制需要发挥的作用。我尤其所指的是国际法律、集体安全以及加强各国间对话与合作的重要性。这是良好与负责的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必须都希望它将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准则。

新西兰认为,时常被描述为正在出现的新的世界秩序,必须继续以各种合作框架中体现的集体安全体系加以巩固。当然,联合国从其构想来说,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提供集体安全的方式。在东西方紧张局势时期,这一体系无法象起初预想的那样发挥作用。但这种对抗的结束意味着我们现在面临着使集体安全的理想适应于我们现在在其中生活的世界的挑战。

在近几年中,联合国的潜力已通过包括维持和平、缔造和平、保护人权和加强政治多元化等各种方式而得到证明。无疑有很多可进一步利用这一进程的机会。鉴于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的裂痕正在愈合,各国具有很多新机会以越过过去的边界进行合作。我们已经在欧洲以及在正在解决世界其他地区冲突所作的努力中看到其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

在成为我国最直接关注的地区之一的亚太地区,东西方的缓和以及经济的成功正在产生各种积极影响。它们正以比欧洲的事件更为逐步的方式出现,从而反映出亚太地区局势的特殊性质和状况。

新西兰欢迎正为改善亚太地区的对话与合作以解决争端所作的努力。在象柬埔寨这样的地区已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我们希望其它地区也能够取得类似的进展。

该地区各国政府在寻找加强本地区安全的方法时,可借鉴其他地区所得到的经验。然而,为一个地区安全管理所作的安排,不一定成为其他地区的模式。在多样化的亚太地区,重要的是要集中注意诸如东南亚国家联盟、亚太经济合作理事会以及南太平洋论坛这样的现有进程的潜力。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改善区域对话、合作和理解,为加强区域安全提供了新的机会。

新西兰寻求积极参与区域安全事务,并对南太平洋的安全有感兴趣。对于该地区国家来说,军事安全的问题,常常逊色于偏远的地理位置、狭窄的经济基础、对外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以及环境恶化所构成的持续挑战。

今后,太平洋岛屿所面临的各种安全问题确实有可能将更加代表各国所发现的问题。

一些年以来,人们已承认国际安全涉及本委员会及其它方面对军备的传统性集中注意可能涉及的更广泛的问题。随着各国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增长,对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安全的经济和环境方面的注意也正在提高。

对新西兰这样的国家来说。安全一直具有一个明显的经济方面,我们认为,开放与自由的全球贸易制度可以成为繁荣与安全的基石。如果不在这一制度中进行关税

及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目前正在寻求的那种进一步改善,在世界很多地区政治多元化和民主道路上所取得的来之不易的进展,将处于危险之中。这清楚准确地表明了安全的政治与经济方面如何确实具有重要联系。

生动描绘这种关系的另一方法在环境领域。人们充分认识到环境恶化给地球造成的威胁。对一些国家来说,象位于南太平洋地区面临上升的海平面的国家,环境问题是对其生存的威胁。只有通过集体努力才能适当地解决这些问题。

由于安全议程扩大,联合国在这些领域里的工作范围也扩大了。重要的是承认《宪章》所载的保护国家安全的集体安全理想同样适用于更广泛的安全问题。对较小国家来说,这些理想也提供了一个以加强对我们未来的集体责任的方式为决策和执行进程作出贡献的机会。

由于对海湾战争作出了反应,联合国系统在军事安全方面获得新的、非常需要的活力。重要的是,我们应承认必须以同样的承诺和目的性对待其他集体努力——例如在日内瓦举行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会谈和即将举行的关于环境问题的里约首脑会议。这些集体努力也会极大地推动集体安全。

共同采取行动解决安全问题的重要性突出了大会必须发挥的作用。诚然,构成广泛安全议程的各个项目不仅仅是第一委员会的事,而且在不同程度上与大会所有委员会的议程有关。

然而,第一委员会在裁军和国际安全问题之间的关系方面仍然负有特殊责任。在此方面,本委员会能够提供一个相关的论坛以处理在裁军和国际安全领域出现了新情况。本委员会的注意力已经日益集中,本委员会现在处理的决议比过去少,并取得比以前更大程度的协商一致意见。

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也许应该考虑本委员会是否应当重新评估我们强加给自己的裁军和安全的区别。在保留本委员会集中处理与军备有关的问题这一传统做法的同时,进行包括裁军和国际安全的一般性辩论将使我们能够从更广泛和综合的角度处理这些问题。也可能对使要求各国代表团和秘书处专用于这场辩论的资源合理

化产生积极影响。

我必须强调本委员会不应当忽视对国际安全所负有的特殊责任。但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新情况使各国对安全发展持相同观点变得比以往更为重要。本委员会和大会提供了以公开和建设性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的机会。人们希望为讨论安全问题所提供的机会将得到更广泛的利用。

联合国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能够更好地作为所有国家安全的最终保证人肩负起自己的职责。当然认为所有国家对其安全需要持绝对相同的观点太天真了。但是主要分歧已被撇在一边。在最近几个星期，两个主要大国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也是向我们发出了一个挑战。我们不应当让剩下的不定因素阻碍我们对共同加强国际安全的挑战取得相同的观点。

金永健(中国)：当前的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些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再次在这里审议国际安全问题是非常适时的。

一年来，东西军事对抗逐渐消失：海湾战争已经结束，科威特的主权、独立、合法政府已经恢复；一些地区热点正在朝着政治解决的方向发展。朝鲜北南双方正在通过继续对话和磋商改善关系，逐步消除对立和隔阂、为最终实现国家的自主和平统一而努力；随着《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的签署，持续了十三年之久的柬埔寨问题终于走上了全面解决的道路；南部非洲形势继续缓和，安哥拉签署了和平协议，南非问题的政治解决正在取得进展，西撒哈拉问题在朝着政治解决的方向发展，中东问题的有关各方也首次坐到谈判桌边，开始了对话。在裁军领域，美苏两国签署了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并分别宣布了一些削减、限制和控制核武器的积极措施和建议，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公约的多边谈判正在加速深入进行，并已经取得明显进展。这些变化，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同时，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世界仍然并不安宁。国际形势动荡不安的情况更加突出，新的冲突在激化，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没有实现，中东地区仍

然充满着矛盾、阿以冲突远未解决,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民族、种族和宗教矛盾加剧,有的国家的独立与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有的国家正在受到激烈内战和政治动乱的严重破坏。南斯拉夫目前的严重局势令人感到忧虑。在裁军领域,国际军备竞赛的势头虽已减弱,但并未停止,出现了着重于质量竞赛和向外空发展的趋势,特别是苏联国内最近发生的变化,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核武器能否受到严格控制的关切。多边裁军的进展仍强差人意。在经济领域,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不仅影响世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并且已经成为威胁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新旧格局交替之际,我们的世界走向何处去,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这个问题日益尖锐地摆在各国人民的面前。战后历史表明,超级大国不能主宰世界,少数几个大国也不可能垄断国际事务。建立在军事实力、强权政治、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基础上的秩序终究是靠不住的。以强凌弱、以大欺小,践踏他国主权只能引起冲突,危及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这些必将在各国人民的共同反对下归于失败。各国人民所期望的不是一极的新秩序,而是一个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我们认为,未来的国际新秩序应当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也应当符合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行之有效的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我们主张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这些原则概括了最根本的国际关系准则,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其核心就是尊重各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企图向全世界推行一种统一的模式是做不到的,甚至是危险的。

我们认为,国家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一环境,要创造这样的和平国际一环境,关键在于:

各国应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友好合作,和睦相处。

任何国家都不应谋求霸权,操纵国际事务,推行强权政治。

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的讨论和解决。

各国有权根据各自的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不应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发展道路强加于别国。

各国均应遵守互相尊重国家领土完整和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不得以任何借口侵犯或吞并他国领土。

国家间的争端应通过和平方式合理解决,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严格遵循上述原则,并愿与各国一起,为争取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作出自己的贡献。

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国际社会应继续努力,进一步推动地区热点朝着政治解决的方向发展。此外,还应努力消除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军事与非军事两方面的威胁。

制止军备竞赛,实现有效裁军是消除军事威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方面。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中国一贯反对军备竞赛,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外空、化学和生物武器,禁止发展任何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大幅度裁减常规军备。中国对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采取建设性的立场,并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

我们欢迎美苏已经采取的初步裁军行动,也欢迎欧洲常规裁军取得的进展。同时,应当指出,迄今国际军备的实际状况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美苏达成的削减战略核武器协议和最近宣布的一些措施尚有待于具体落实。即使在上述协议和措施实施之后,双方仍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核武库,仍具有毁灭人类几次的能力。它们理应继续努力,按照联大有关决议的要求,切实承担起对裁军的特殊责任,并停止改进质量

和发展新型核武器,停止发展外空武器。它们削减下来的核武器都应销毁,核弹头也应得到必要的处置,裁减下来的军队则应予解散,军备应予销毁,都不得转移和部署到其他地区。我们同时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大幅度减少直到彻底撤除一切驻外军队和基地的时候了。

为了消除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非军事性威胁,关键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平与安全离不开发展。发展问题的实质是南北关系问题。南北关系不根本改善,世界和平与稳定也难以保障,对穷国不利,对富国无益。为了促进共同发展,必须确保各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有权对本国资源及其开发实行有效控制,有权参与处理国际经济事务。同时,发达国家应尊重和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在提供援助时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加强和南方国家的对话和合作,在商品、贸易、资金、债务、货币、金融等重要国际经济领域作出必要的调整 and 改革。只有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缩小南北差距,建立公平、合理、互利、合作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才能彻底清除世界上的动乱和不安,加强世界的和平、安全与发展。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过去的一年里,联合国作为当今最重要的全球性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推动热点地区的政治解决、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国际社会普遍期待联合国遵循其宪章和宗旨,为公正合理地解决诸如中东一类的地区冲突,制止军备竞赛和推动裁军,促进南北对话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克服经济困难,谋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等方面继续作出不懈的努力,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认为,为了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各国,特别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严格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间的关系。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愿与广大会员国一道,履行《宪章》义务,积极支持联合国工作,为促进世界和平、安全与发展,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做出自己的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负责政治和安全理事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发言。

萨弗隆丘克先生(负责政治和安全理事会事务的副秘书长)(以英语发言):在本届会议上,第一委员会正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国际政治和安全环境中审议与国际安全有关的项目。大家一致承认,和一、两年前相比,今天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这一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和平进程实现的,并为和平和安全带来了崭新的机会。

如各会员国经常在大会和本委员会辩论中指出的那样,现正在出现一种《联合国宪章》设想的路线为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创造条件的新的国际秩序。以军事集团存在和力量均势为基础的战后安全安排正逐渐被新型的国家间关系取代。

两极对抗正让位于新型的伙伴与合作关系,让位于相互谅解及合理的妥协。当前的国际情况迫使各国,不管其力量和地理位置如何,以从前所没有的方式共同工作。

人们日益一致同意,只有通过协商和互让才能实现和平与安全。在这个基础上,在解决世界各地一些区域冲突方面已取得了进展。由于最近召开了关于中东问题的马德里会议,这个饱受折磨的区域的和平进程的僵局看来终于被打破了。我们都希望现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将为中东问题找到建设性的和有意义的解决办法。

使人感到非常满意的是,联合国在为实现共同目标调和与协调各国行动方面的作用已得到加强,现在联合国正在从国际事务的边缘地位走向中心地位。不过,各会员国都表示希望将进一步加强与振兴本组织,以便能更迅速而有效地对新的世界秩序的要求作出反应。包括本委员会在内的联合国各机构都有巨大的行动潜力,必须根据《宪章》的各项基本原则充分发挥这种潜力,以有利于和平与安全、正义和国际合作。

人民日益认识到,在今天的世界国际社会正开始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安全概念,以使它反映出其所有的基本组成部分。许多会员国曾在委员会说过,仅仅从军事角度看安全问题是一种属于对抗时期的概念,那时候各国所库存核武器的数量是安全

的决定因素。然而,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不能把安全与不发达、贫困和文盲、违反人权、环境恶化、滥用毒品以及恐怖主义分割开来。当然,没有人会否认裁军与军备控制仍然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因素;它们有助于为政治改革铺平道路。但是,新的国际秩序迫切需要作出协调一致努力来解决正在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其他紧张局势和不稳定局势。

鉴于这些考虑,我肯定第一委员会将从一种新的角度来处理其议程上与国际安全有关的项目,以反映出世界正面临的各种挑战。委员会正在审议题为“加强地中海区域的安全和合作”的项目,各代表团已收到秘书长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A/46/523)。

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一些代表团建议重新审查关于区域安排的《宪章》第八章,以便通过区域组织鼓励发展,按照各国自己的主动行动或通过把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和平解决争端的办法。在这方面,欧洲国家重申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日益加强的作用是所有参加国和平与安全的重要的区域基础。他们还同样深为忧虑地审议了在该大陆出现的对安全的新的威胁,并特别提到南斯拉夫的局势。如秘书长的报告所载,一些国家在给他的报告中在指出地中海的安全与欧洲及全世界的安全有着密切的联系时,对该区域及其相邻地区持续存在的紧张局势表示关切。

关于区域安全,我谨提及秘书长在他关于本组织工作的年度报告中,特别注意第八章规定的区域安排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作用。在这方面,他强调联合国和各区域组织之间必须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以防止和平努力中不连贯和支离破碎的现象。同样,一些会员国建议,联合国的维持和平工作与各区域组织的活动应全面地和通过多种渠道相互作用,作为提高和加强和平与安全进程的一种途径。

在当前的世界情况下,应该根据把所有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宪章》所载的各项原则,以建立最密切的合作关系发展各区域组织的活动和联合国的工作,这是极为重要的。随着两极对抗的结束,区域安全无疑在世界新的安全安排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应努力通过联合国系统使区域和全球安全有更密切的相互关系。

委员会在审议的另一项目的题目是“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为审查这个问题，秘书长提交了载于A/46/575号文件中的报告。一些国家在本项目下提交的意见中表示认为，《宣言》虽然是20多年前通过的，应仍然有效，在当前正在变化的世界局势下，执行该宣言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人指出安全概念的全面性，认为这是正在演变的世界秩序的一种需要。同样，各国指出，现在日益更需要联合国作为在促进和平与安全方面不可取代的世界机构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中枢作用。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谨表示希望在本届会议上第一委员会将充分利用新的国际秩序，为正在形成的国际秩序的各种问题找到新的解决办法和新的处理方法。让我们希望，成为联合国这次辩论特点的合作精神将提供独特的机会来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安全概念，为本组织执行它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界定更积极和更肯定的作用。

福阿特希亚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国际局势中最近的有利于主要军事强国之间和睦关系的变化也为采取更好的方法处理如国际安全这样的主要政治问题开辟了新的前景。这一动向虽然除其他外导致了和平的希望，但却不幸地没有消除国际关系中可能发生的危险反响的一切威胁。同样，当前的日益增长的财富同广泛的贫穷形成对照的国际局势不能带来一个完全有利于国际和平友好的新时期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当和平看来在某些地区得到坚持的时候，其他地区仍然存着许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挑战，采取新的主动行动的紧迫性使得解决不稳定和政治危机主要根源的需要日益紧迫。因此，国际社会优先任务将首先是保证执行《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各项原则。考虑到世界局势这样不稳定并继续包含重大冲突根源的细菌，执行该宣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及时。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其创始时的雄心除其他外，是使后代免于战祸——必须充分恢复它的忠实履行其责任的能力。在这个恢复了对话和联合行动精神的时刻，联合国还被要求致力于更为坚定地为全人类的福利促进和平与安全。不结盟国家今年

9月在阿克拉举行的会议在这个方面提供了新的鼓励。

鉴于正在发生的政治变化的速度,联合国为保证从一个外部强加的有选择性安全制度过渡到人们非常希望的集体安全制度进行的努力正成为日益迫切的必要。整个国际社会正呼吁进行这种努力,经济上的弱国特别希望这种努力,它们迄今不得不面对着常常迫使其背离国家优先事项来应付迫切的日益昂贵的国防需要的悲剧性局面。

因此,联合国应发挥的中心作用必须以在充分尊重《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基础上全面促进和平与安全为方向。同样,还要求它有效地着手处理如消除冲突根源和所有形式的统治、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使裁军措施具体化、尊重人权和保护环境这样的世界性问题。

我们如果同意这是国际社会的主要关注,那是因为国际安全既是全球性,也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国际安全不能仅限于某个地区,即使它鉴于其过去的历史是所有地区中最为动荡的,而忽视包括人类绝大多数的世界其他地区。实际上,对和平和安全的希望是一个普遍的需要,决不能完全从属于军事力量或经济繁荣的专有利益。因此,安全不能成为最强者的专有特权,而必须成为全人类可以在和平与和谐中生活的一项保证。尽管某一个地区的安全被认为是整个全球安全大厦的柱石,但将安全分割成几个部分或使其从属于一个单独的地区方面,从而拒绝其他人类得到它的权利或人为地为它建立地理限制都是错误的。

因此,我国代表团一贯认为对象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审议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特别注意。同样,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个问题值得动员联合国的所有努力来保证建立一个仅仅以对话和明智的合作为引导的新的国际关系制度。

迄今为止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安全观念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显示了它的局限。这个以一个中心和一个边缘所表达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难以确定的因素,并且特别带来了很大的危险。这样,中心将享受经济繁荣、永久安全和政治稳定,而边缘,即人类绝大多数,仍然受经济上的不稳定的摆布并长期面临不安全和政治上的不

稳定。如果没有造福于所有人的持久的世界和平与安全,这种在同一个地球上各国之间的不平衡不但远远不能被纠正,而且将不可避免地给世界上所有地区的稳定带来威胁和不稳定因素。因此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当今有迫切得多的需要来通过一项多内容方式对国际安全问题重新进行检讨,这种多内容方式将把军事方面和诸如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利、不干涉别国事务、解决长期冲突、同时进行经济和社会发展、尊重人权和环境保护等其他优先事项联系起来看待。我们认为,这个多主题方式将加强包括目前存在的对国际社会的所有全球挑战在内的国际关系概念。此外,有必要特别强调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同与欠发达即贫穷现象有关的问题之间的密切联系。如果不消除这两个现象,和平将是非常不稳定的,国际安全将危险地受到影响。不结盟国家运动的成员国今年9月在阿克拉明确地申明了一点。

由于其历史和地理位置,阿尔及利亚一直不倦地注意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进程的发展。就我国而言,如果地中海的因素得不到考虑,这个进程的效果也许最终会证明是有限的。除两岸之间发展的实际悬殊方面引起的挑战,地中海本身相对来说是世界上军事存在,包括核部队最大的一个地区。

因此地中海沿岸的国家有理由强调尤其需要扩大整个地区的安全的联合努力的题目,尤其包括处理欧洲安全和合作地中海方面的问题。由于已经逐渐形成的精神,使地中海盆地两岸更加接近,并在整个地区开始一个和平、稳定和经济社会进步的新时期的多种合作的实际前景正在开辟。

在提到地中海舞台的安全和合作时,必须再次强调地中海安全与沿岸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继续以及潜在紧张局势的温床之间的紧密联系。人们不再怀疑公正和持久地政治解决地中海地区残留的危机和冲突将有助于减少那里的军事和海军存在并将有利于促进区域和次区域合作以便最终纠正两岸国家之间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悬殊。

因此,为提出解决仍然存在的不可避免的政治问题的可行办法已经作出了相当的努力。这些解决办法必须以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和各国的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

某些区域危机正处于一个新时期的开端,这个新时期通过处理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有利于最后解决这些问题。

因而,我国应邀作为观察员的马德里会议为在解决阿以冲突及其最棘手的问题,即巴勒斯坦问题、最终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基础上促进中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开辟了可以使人感到非常鼓舞的新情景。

阿尔及利亚感到高兴的是地中海盆地两岸的国家终于同意建立各种类型的关系并就在许多方面影响该地区的安全的问题一起努力。因而,已计划在近期内就地中海的安全和合作召开一次会议,在1990年罗马召开的外长会议上沿岸国已经就会议原则达成协议。这是自欧安会进程开始以来所进行的不倦努力的最终结果。

同时,地中海沿岸国通过进一步加强其传统关系继续努力促进该盆地的和平与安全。尽管如此,整个地中海的和平与安全仍然面临继续存在的紧张温床、在地中海某些地区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和活动、发展水平不等、该地区人民的自决和独立的基本权利被剥夺这样的实际危险。

正是在这种形势和由于最近世界上的动荡而出现的危机面前,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建立了。联盟最近有了自己的促进经济一体化和与其它地区集团合作的目标的机构和文件。在联盟结构建立的同时,地中海西岸国家论坛诞生了,并在其后扩大到10个国家,包括5个马格里布国家、4个南欧国家和马耳他。这个论坛处理地中海盆地西部国家关心的具体问题。其第2次会议证明它是促进马格里布国家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的对话,并在两个地理组合之间建立牢固关系的适当机构。

的确,1990年在罗马召开的会议之后,地中海盆地西部10个沿岸国于今年10月在阿尔及尔召开了一次外长级的联合会议。当时发表的宣言特别注意到需要保证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和平和稳定,并确保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和执行关于黎巴嫩的塔伊夫协议以及关于以色列部队撤离黎巴嫩南部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从经济上讲,为确保整个地区的共同发展,建立财政手段的必要得到了强调。这种精神肯定会对地中海盆地西部10国论坛今后的工作和地中海安全的各个方

面的加强与巩固产生积极影响。

因而,为于明年在突尼斯召开地中海盆地西部国家首脑会议,已经制订了计划。会议肯定会对加强地中海西部的安全和合作作出贡献。这种对话、协作和合作的力量将会发展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具体特点。这方面所作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实现所有地中海国家在世界这一地区建立一个和平、安全和合作的地区的共同目标,这些国家过去曾经是血腥对抗的舞台。

虽然如此,所有这些主动行动不应使我们忘记地中海安全的不可分割和普遍性的原则。我国完全支持这些原则,并保持对其坚定的承诺。此外,地中海盆地西部的这股动力、巴尔干国家在地拉那会议上所作的联合努力,以及其它类似的主动行动都是为改善总的政治气候和创造有利于召集该地区各国渴望已久的关于地中海安全与合作的会议的条件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最后,我利用这个机会重申我国决心继续为执行《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所有原则进行不倦的工作,该宣言仍有充分的效力,在这样一个其后果不可预测的动荡时期尤其如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不依赖于没有战争行动,而特别是能够保证持久稳定与普遍性的经济与社会合作的结果。正当人们宣布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时代到来之时,发展中国家应该享有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好处,而且特别是应该获得对它们所特有的问题的紧迫和充分的解决。

梅特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在本委员会发言,我想祝贺你和本委员会主席团的其他成员当选,祝贺你主持我们的审议工作。

紧张局势的缓和和各国间为合作与和平所进行的努力已经成为阿尔巴尼亚外交政策的主要成分。阿尔巴尼亚一向支持其他国家为了实现巴尔干、地中海和其他地区的合作所进行的具体努力,并认为在所有领域中的合作都是地中海地区的各国间和平与安全的建设性成分。作为一个地中海国家,阿尔巴尼亚支持并直接关心加强该地区安全与合作的各种努力,认为这些努力是国际安全与合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阿尔巴尼亚认为为促进该地区国家间合作所进行的加强和平与安全的真正努力

将有助于将地中海地区从一个潜在的军事对抗的角斗场变成一个和平区的努力。

在其外交政策中,阿尔巴尼亚共和国高度重视自由、人的尊严、各个人民的自决权以及捍卫和平与合作。阿尔巴尼亚确信,这一政策有利于在邻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建立信任。阿尔巴尼亚将继续奉行这一政策,并认为这样做是对巴尔干和地中海地区利益的巨大贡献,并要求其他国家也作出类似的贡献。作为一个欧洲、地中海和巴尔干国家,阿尔巴尼亚对任何旨在加强上述地区的安全与合作的倡议都高度重视并给予充分支持。如果不能普遍实行容忍、理解和尊重少数民族和人口的精神在邻国间的关系中的话,那么就不可能谈到为加强巴尔干、地中海乃至欧洲的安全与合作作出贡献。就象可作为地中海地区模式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进程一样,欧洲共同体所树立的榜样同样被看作是一种可当作典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现实。

作为一个地中海国家,阿尔巴尼亚直接关心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展以及时常在该地区出现的紧张局势。但是地中海的紧张局势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们是同中东、海湾以及其他地区的局势相关联的。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动向、各国的独立与主权以及各国人民希望在和平与友谊中生活的意愿使地中海乃至其他地区的每一个国家负有巨大的责任,要求各国以遵守联合国的原则为基础,用和平的手段来推动对话进程、鼓励容忍、促进合作并促进以平稳的解决方式来建立信任。

今年海湾的事件促使在联合国主持之下组成了一个国家联盟来结束针对弱小国家独立的不正常的行为。但是我们从各国所采取的这种协调行动中所得到的教训必须使我们开始着手寻求对各种问题的全球性解决,因为安全是不可能同相互容忍分开的,也是不可能同建立在各国所接受的规则和原则基础之上的稳定的区域性合作体系分开的。

对缓和紧张局势的贡献应该是全球性的,而且任何对中东和地中海问题的解决必须得到这样一些努力的配合:结束霸权野心和制止军备竞赛的恢复,结束造成该地

区不稳定的外国军队和武器的存在,以及停止违反国际公认的法律。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如阿以之间的问题,黎巴嫩问题和塞浦路斯问题必须给予重视。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应该有助于鼓励各国间的合作以达成一个全球性的逐步的解决并建立有助于降低紧张状态和促进地中海地区安全与合作的平衡。

阿尔巴尼亚政府认为,加强地中海以及地中海以外国家间的安全与合作和消除其阻碍作用的因素和打破经济和政治障碍有助于中东和地中海问题的解决并有助于建立安全与相互信任的新传统。阿尔巴尼亚政府还认为,欧安会进程和地中海的类似的进程之间的互相联系使地中海、欧洲乃至欧洲以外的国家间的安全与合作变得具有实质性、持续性和稳定性。

从以上这些考虑出发,阿尔巴尼亚政府对去年在马略尔卡的帕尔马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关于地中海问题的会议上所提出的建议给予积极评价并感到有兴趣。这项建议旨在本着赫尔辛基进程的精神召开一次关于地中海安全与合作的会议。我们同样欢迎1990年10月10日西地中海国家所发表的关于召开这次会议的宣言。

如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拟议中的会议应该以联合国有关决定为基础,而且联合国应该直接参与组织和召开。我们坚信,安全、经济合作与人权将成为这次会议工作的重点,而且这次会议将适当地考虑并强调领土完整和边界的不可侵犯性、经济团结、采取便利措施以完全消除经济壁垒、宣布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来解决冲突、结束军备竞赛、以及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的对话等问题。

总之,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相信,只有通过所有参加国的共同努力我们才能使地中海安全与合作会议获得成功,而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对我们各国、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至关重要的地区在安全、经济合作、人的方面及其民主发展等领域中制定出一套原则和持久的行为准则。*

* 主席主持会议。

沃伦涅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今天,我荣幸地代表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代表团、匈牙利共和国代表团和波兰共和国代表团就关于国际安全的问题作一个发言。

最近,国际舞台上发生了迅速和根本性的变化。冷战的漫长时期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在东欧和中欧兴起的深刻和不可逆转的民主变革的时代。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所造成的欧洲的分裂状态随着其象征——华沙条约和经互会——的最终消失而成为过去。

柏林墙的拆除和德国的统一也许最突出地证明了在这块古老的大陆上发生的变革是多么深刻。今年夏天苏联政变的失败可以被视为是其合乎逻辑的后果和这个多民族国家中民主力量的辉煌胜利。

今年7月1日这个日子确实标志着欧洲和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的分水岭。这一天在布拉格签署的《议定书》,终止了《华沙条约》的效力——这项议定书已载入文件A/46/300。欧洲大陆分裂成两个相互对立的军事集团的状况已经结束。

《华沙条约》是过去长期经历这种危机的产物。多年来,随着其内部干涉功能得到反复证明,《条约》逐渐失去了甚至安全作用的形象,必须指出,这种作用对其较小的会员国来说从一开始就很成问题。以后这项《条约》越来越成为苏联对这些国家进行政治统治的僵化工具。

“三角国家”是摧毁该军事联盟进程中的动力;它们也是欧洲这一地区民主变革的前线。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作为新生的民主国家,努力同欧洲共同体建立密切的体制联系,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西欧联盟和其他久经考验的欧洲机构进行更广泛的接触,并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同时,这三个国家对根据全欧进程在欧洲大陆发展新型安全与合作结构表示强烈支持,并重申其对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首脑会议结束时在巴黎签署的《新欧洲巴黎宪章》文字和精神的承诺。

三国坚定地相信,除了一些客观理由外,共同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尊重法治,充分履行人权和基本自由——要求它们彼此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合作的基础是在布拉迪斯拉发和维舍格勒召开的会议上奠定的,特别是在维舍格勒通过了一项《共同宣言》,为本着同样的期望发起的共同行动制定了各项原则和方针。这种次区域合作是对作为欧洲大陆和其他地区所有民主国家新伙伴的“三国”生存能力和信誉的明证。

一个月前,即10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的领导人——克拉科夫·哈弗尔、约瑟夫·安托尔和莱希·瓦文萨——曾在克拉科夫会晤,审查其三边合作情况并确定进一步发展的道路。这次审查的结果已载入一项《宣言》,该宣言也已作为联合国文件(A/C.1/46/7)散发。在这项《宣言》中,三国领导人强调,他们的合作是对在中欧和东欧中部塑造国际民主新秩序的基本贡献。

《华沙条约》和经济互助委员会阻碍了这些国家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一体化,随着《华沙条约》和经互会的解体,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的主要任务已成为全面加入欧洲政治、经济、法律和安全体系。实际上,这三个国家首先渴望同欧洲共同体建立联系、使其同北约组织的关系制度化,并普遍加强欧安会进程及其体制。这三个国家已经成为欧洲理事会的成员,并即将完成同欧洲共同体建立联系的谈判。

这三个国家从根本上重视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在中欧和东欧次区域保障持久和平。它们把欧洲视为一个单一和不可分割的实体,在这个实体中每个国家的安全都同其他国家的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全欧安全不可分割。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深深地致力于进一步发展和改善它们现存的政治和经济合作,并致力于对其旨在建立全欧安全制度的各项努力进行密切协调。它们还努力克服欧洲所有现存的障碍,并努力发展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新型合作以便促进和平和加强国际安全。

三国的外交部长还在克拉科夫召开了会议,会上对彼此合作的现状和未来前景

进行了评估。三国外交部长对已经同联盟保持的联系表示满意,并强调有必要进一步扩大这种联系,以便为“三国”直接参与北约组织的各项活动创造条件。

我今天发言谨代表的这三个国家满意地注意到,北约组织各国一直在为中欧和东欧的民主化进程作出重大贡献,并考虑到有关次区域国家的合法安全关切,正在逐渐重新制定其对外政策立场。

鉴于欧洲的安全不能带有选择性,中欧和东欧不应成为一个灰色区,缓冲区或中立区。这个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必然成为更强大的国家争夺的目标。这种事态发展不符合三国或整个欧洲的利益。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欢迎北约组织今年6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部长会议所采取的立场——即联盟的安全是同欧洲其他国家的安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出于同样的理由,它们还对最近在罗马召开的北约组织首脑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表示欢迎,这次首脑会议承认有必要加强欧安会进程,而且也有必要建立北约组织同东欧和中欧国家以及苏联就安全问题进行定期磋商与合作的机制。

欧洲需要有安全的稳定。鉴于安全不可分割,它是所有欧安会国家的共同事业。赫尔辛基进程已经,而且将仍是制定共同欧洲安全政策的重要因素。这一进程的机制旨在使政治对话成为可能,并提供防止或解决冲突局势的手段。但是,这些机制显然还需要改善。

积极参加这一进程的“三国”愿给这一进程加上一个新方面:加强和促进区域和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次区域合作。认识到每个区域和次区域都有制定合作机制所必须考虑的自己的独特性,三国代表团希望,这种对国际安全某些方面和有关机制看法的简短论述将引起看到国际安全次区域办法问题的其他代表团的兴趣。*

* 见A/C.1/46/PV.43,英文第46页和47页。

梅森女士(加拿大)(以英语发言):在本阶段关于国际安全的一般性辩论中,我要就我们第一委员会工作的结构提出一些看法。

首先,让我回顾新西兰的奥布赖恩大使今天下午早些时候所作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对我们就裁军这一方面与国际安全这一方面之间所作的区别是否合理提出质疑。他强调提出,国际安全实际上是委员会至此的所有讨论中最重要的因素。

加拿大同意这一看法,并试问,为什么我们议程的结构--从裁军开始,发展到南极洲问题并以国际安全告终--在具体的军备管制和裁军目标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整体目标之间设置人为的障碍,而不是强调相互间的关系。我们只要查看一下关于裁军问题的一般性辩论中所作的发言就可以看到,如果不是全部代表团,那至少也是多数代表团在发言中总免不了首先将裁军问题放置在国际安全的大前提下,然后才能讨论裁军问题。

加拿大认为,现在应当是重新审议我们议程的结构的时候了,以便恢复以前首先就国际安全问题进行一般性辩论的作法,作为委员会审议全部议程的要领。各代表团应当能够按照自己的习惯就裁军与南极洲问题分别发言。但是,另一方面,那些希望将所有有关的问题从一开始就综合在同一项发言中的代表团现在可以根据议程项目“国际安全”发言,而这本身就包括了这些相互有关的内容。我要补充一句,我在此只是讨论重新排列一般性辩论顺序的可能性。在审议具体议程项目时就此发言的权利当然还应当维持原状。

加拿大认为这种重新编排顺序的作法不会降低国际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也不会降低在这一标题下所列的具体议程项目的重要性。与此相反,我们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会更好反映这一项目在我们委员会的所有工作中所占的中心重要地位。同样,关于裁军项目,我们希望其效果是能强调其与国际安全之间的基本关系。

使我们的工作进一步突出重点也许会导致整个一般性辩论的时间的减少,和有更多的时间审议具体的议程项目。出现不必要重复的方面就更加明显,因此,就容易避免。如果情况确实这样,我们就能够进一步增加本机构工作的效率,从而增加其利

用它目前新的机会的能力。

让我们举常规武器登记为例,并考虑一下世界各地的如此众多的代表团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来保证实行登记及其所体现的演变过程的成功。我们认为,尽管存在着实际的困难和分歧的意见,委员会对这一倡议的非常积极的反应,反映了绝大多数会员国广泛希望不仅进行倡导,而且把重点放在我们可以为增进国际安全所采取的具体步骤。

总的说,随着冷战的瘫痪,在诸如第一委员会这类多边论坛中采取实际行动的机会大大增加了。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工作程序能增加这一采取行动的新的能力。加拿大认为,重新编排议程的顺序是为这一目的采取的一小步。而且我们认为,这一步骤也是已经开始的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改革的一个符合逻辑的补充。

这些改革中的主要内容,又是如新西兰的奥普赖恩大使所指出的,是委员会决议草案数量的稳步下降,以及与此同时协商一致的程度的同样稳步的增加。我们认为不那样明显、但最重要的是经协商一致通过的决议草案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反映大家同意的采取行动的基础,而不只是掩盖分歧。

总之,加拿大希望,其他代表团能够考虑我们的建议并及时发表意见,从而使第一委员会在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期间能够就工作方案问题采取适当的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向加拿大代表保证,委员会主席及主席团成员将会考虑其建议。

拉科通德拉姆博亚先生(马达加斯加)(以法语发言):在我发言之前,我很荣幸地向你,主席先生,转达我国代表团对你经一致选举担任第一委员会主席表示衷心地祝贺。我支持我们工作开始以来大家对于你所讲的话,我国代表团也希望对你的外交才干表示敬意,它保证了我们今年会议取得明显的成果。我们还要祝贺委员会主席团的其他官员。

由于东西方紧张局势的结束,作为这次辩论论题的国际安全无疑已经得到加强。最近缔结的各项区域或双边的裁军协议,再加上单边的裁军主动行动,特别是在

核方面的倡议减少了全球军事对立的危险。尽管如此,几十年来积累的分散在各地以躲避第一次打击的确保毁灭对方的手段使得在其部分消除以前也更加难以控制它们。核武器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横向扩散的危险由于经历了公开或潜在的内战的国家里再次爆发民族主义,排外心理和极端主义而更加恶化了。

如果没有国际管制下的普遍和全面的裁军,不明确的原则就将主宰人类的未来。冷战的各项军事教条过时了,使我们有机会使安全理事会任务中的一项基本内容不致被人遗忘。

《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六条规定:

“为促进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建立及维持,以尽量减少世界人力及经济资源之消耗与军备起见,安全理事会借第四十七条所指之军事参谋团之协助,应负责拟具方案,提交联合国会员国,以建立军备管制制度。”

在赋予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本责任时,会员国实际是指望建立一个由联合国保证的集体安全体制,这一体制将在各种情况下根据与《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相符的法则垄断武力的使用。为了可靠,这样一个体制必须使安全理事会保留指导、监督和控制它所授权的措施实施的权利。

维持和平行动获得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它们基于整个联合国的政治和道义权威之上的。这些行动由安全理事会授权、由秘书长指挥、由大会提供资金。联合国三个主要机构的协调工作增加了实地行动的有效性。它还促进体制运转中的透明度,维护巩固联合国决策进程的民主原则。

然而,由于预防比对策更好,因此强迫行动只应该是最后手段,预测和预防冲突的机构应该成为集体安全体制的一个部分。除了《宪章》在预防外交领域所提供的可能性之外,我们可以想象革新、具体和有效形式的预警行动。秘书长应该有充足的资金搜集和分析有关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的材料,以便向安理会通报这些局势。

安理会本身应该定期考察潜在冲突地区,以便采取任何必要的预防性措施。安

理会或秘书长应能更为经常地派遣调查团。冲突各方应该养成将争端提交给国际法院的习惯。国际法院具有约束力的裁判权应该得到普遍接受。事实是,和平不能实现,除非各国同意遵守共同的规定并尊重国际法准则和国际法院的决定。

一个全面的安全概念不仅应该包括对国际和平的军事威胁,还应该包括非军事威胁,这涉及这样一些复杂性问题,如人权、非殖民化、国家内以及国家间明显的经济不平等、贫困、饥荒、匮乏、债务负担、疾病、滥用毒品、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自然灾害和环境恶化。

森林毁灭、干旱、水土流失、盐碱化、水资源恶化、生物物种差异的丧失、空气和水污染以及臭氧层破坏所带来的气候变化,这些原因所造成的持续环境恶化危及社会 and 经济发展。然而,保护环境是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生态危机与贫困、恶化的卫生条件和人口压力紧密相关。人们希望将于1992年6月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和开发会议将有可能在增加国家、地区和国际努力的条件下制定战略,扭转生态恶化的影响,促进所有国家的持续发展。

已经进行的超越不发达的经济改革受到了阻碍——在没有被完全废弃的时候——这是由于商品价格暴跌、外债负担和现有资源的缺乏。由于普遍认识到真正的发展要求尊重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所有基本自由而产生的最初的快感现在已让位与我们能够预计的结果的性质和范围的更为冷静的估价。可怕的障碍还没有克服,现在还难以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改革与这些改革的政治后果之间实现平衡。

现在绝对迫切需要的是应该通过建立有利的全球经济环境使得民主成就不可逆转。有关问题的复杂性要求加强多边经济合作。目前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及其他相关领域对联合国进行的调整和振兴已经促成重要的决定。这些改革应该保持和完成,以使得本组织充分满足国际社会的需求。

联合国被赋予在正义、社会进步、发展和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基础上实现和平的世界使命,它是唯一能够迎接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的机构。未来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取决于我们的共同行动、合作和团结。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委员会各成员,若干代表团曾与我联系,要求将议项目67和68下提交决议草案的截止时间延长至明天即1991年11月26日中午12时,以便圆满结束正在进行的磋商。因此,我谨建议将截止时间延长至明天中午12时,但有一项谅解,即免除所谓24小时规则,以便使委员会能够按照预定的时间完成其工作。我是否可以认为委员会各成员同意推迟截止时间的建议?

斯特凡尼尼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如果我们将提交决议草案的截止时间延长到明天,我国代表团不知道决议草案案文是否能在星期三上午之前分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仍然能够于星期三对这些决议草案作出决定?这一点给我国代表团造成了某些困难。我们不反对将提交决议草案的截止时间延长到明天中午,这样一来,要我们在星期三就对这些决议草案采取立场则有困难。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想委员会秘书想就这一事项发表意见。我现在请他发言。

凯拉迪先生(委员会秘书)(以英语发言):我当然并不比主席更善于猜测,我们刚才听到了他关于这项决定的发言,随后法国代表也发了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向各位成员保证我们将尽力而为。我们将努力于明天下午分发决议草案案文,这当然取决于我们收到决议草案案文的时间。毫无疑问,这将取决于我们不得不依赖的秘书处各单位的服务。如果在11时或最迟在11时30分之前收到草案——我还了解到,草案之一可能今晚过些时候能够收到,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尽可能在明晚之前分发草案的兰色稿,然后委员会必须根据这种情况做出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及时分发文件,以便审查和讨论这些文件,这看来似乎至少存在着可能性。因此,我想问法国代表,他对这个答复是否满意。

斯特凡尼尼先生(法国)(以法国发言):如果明天下午真的能够收到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不反对与星期三上午对这些决议草案作出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委员会成员同意我的建议?
就这样决定。

下午5时15分散会